

诗/ 绪/ 纷/ 飞

## 踏歌奉节

耕夫

题记：乙巳仲冬，应奉节诗城之邀，赴第九届国际诗歌盛会。白帝云高，瞿塘水阔，新老诗侣共话沧桑。仰夔门之险绝，俯滟滪之遗痕，听竹枝于空峡，抚碑碣于夕照。忽觉山川皆诗稿，江海尽吟声，乃以七言古风记此魂魄交融之境。

夔门倒插青天裂，星斗崩涛坠大江。  
白盐淬刃霜芒冷，赤甲焚云战血凉。  
滟滪雷车碾地轴，瞿塘雪斧劈坤纲。  
千峰悬笔摩崖篆，万古烟霞煮莽苍。  
灵均佩叶巡南楚，杜老舟悲系大荒。  
太白曳虹辞帝阙，东坡醉月拓蛮疆。  
竹枝九转啼鹃魄，秋兴八哀凝血章。  
骚魂散作浪千叠，夜夜撞空诗骨墙。  
石巷盘珠商贾梦，崖苔烙纤铁脊梁。  
八阵云屯龙甲怒，白帝灯枯虎泪滂。  
碑碣森森啮雷火，渔灯点点嚼寒霜。  
一瓢舀尽沧桑水，沸鼎长烹日月浆。  
橙花裹雪香埋戟，枫血焚变赤沃瑯。  
号子裂空牵嶂走，灯笼悬夜照愁长。  
轻舟侵蚀崖间韵，樵斧声传天外腔。  
天地铺卷江为纸，群峰砚砌割穹苍。  
忽闻星语坠吟肩：诗城铸在肝胆间！  
江流句读摧山改，云岫警策截天悬。  
蓬瀛原在脐橙岸，沧浪即此扣舷天。  
古今一索穿铜纽，系日长锚沉九渊。  
我立观星台百尺，青穹倒泻银河湿。  
诗潮崩岸自鸿蒙，奔雷过峡犹唐律。  
纵使地维崩圯时，犹腾浩气充八极。  
归拂瞿塘云一襟，尽化秦汉碑中墨！

（作者系中华诗词学会理事、重庆市诗词学会监事长）

## 绝句三首

曾卓

## 驱车丝路赏左公柳

丝路广栽柳，柔枝织铁墙。  
边陲风月美，尤忆左宗棠。

## 晚霞颂

残年犹感趣无穷，欣有上苍怜敝翁。  
为使霜颜添暖色，晚霞除我两分红。

## 晨咏雅趣

吟诗亮嗓响高腔，擦得晨曦吻面庞。  
麻雀枝头来凑韵，叽喳声入读书窗。

（作者系中华诗词学会会员）

文/ 艺/ 范

千年大足的系统“密码”  
——读《大足蝶变记》有感

王历霞

面对布谷夫（刘东）先生《大足蝶变记》这部50余万字的大作，我并未急于探寻那浩荡的时代叙事，而是信手翻看。哪知一缕从纸页间袅袅升起的人间烟火气，惹得我垂涎三尺——全羊宴、年猪宴、羊肉饼、羊肉包、粉条包、妙咩咩、甜胸脯、红烧肉干锅，还有老鸭汤，能“喝出初恋的感觉”的窖藏酒……是我的心，被这意想不到的笔触轻轻拿捏住了。

这哪是寻常报告文学的描述呢？分明是故乡对游子最恳切、最柔软的召唤。他笔下是这般的有味、妙趣横生。先让自己彻底沉入故乡的滋味里，让每一寸记忆都沾染上大足的气息，再去丈量这片土地的体温，聆听它脉搏的跳动。冬菜尖的咸香、邮亭鲫鱼鲜辣……那些看似平常的特产美食，在他笔下，都成了破译乡愁的密码。一箸入口，唤醒的不仅是味蕾，更是整个大足的味觉山河，是那深植于血脉中的、千年昌州的文化基因。

于是，我追随着这味蕾与心魂的双重指引，从第一页开始，静静地走进了文字的山水长廊。我看见了宝顶山摩崖之上，那些穿越了八百年风霜的佛陀与菩萨，静默如初，悲悯依旧。布谷夫的书写，既赞叹石刻艺术的登峰造极，更以学者的审慎与作家的情怀，轻轻叩问大足石刻的起源之谜，探访建造宝顶山道场的千古玄思。当读到“千手观音”金光重现时，仿佛让我们触摸到老文物修复师那双颤抖却坚定的手——如何在毫厘之间，与八百年前的匠心达成跨越时空的微妙和解，让老文物的韵致在现代的晨光中重新流淌。

然而，大足的厚重，又岂止于石刻？他的笔锋，如一条沉静的河流，会时不时地转入历史的纵深处。读者从中看见了大足的巨变：从刀耕火种、靠天吃饭走向风调雨顺、旱涝保收；从偏僻无路、羊肠小道到如今四通八达、高铁飞驰；从黢黑的小煤窑、打铁炉到机器轰鸣、大足智造、大足创造……跟随他的叙述，我们深情回望“三线建设”那段激情的岁月，重温那对信仰忠诚不渝的“红岩精神”。这精

神，早已如同涓涓细流，融入了大足人的血脉，成为蝶变路上不可或缺的精神钙质。英雄的丰碑，在大足这片土地上也格外巍峨。他不仅崇敬地追思革命烈士饶国梁、饶国模兄妹和杨国良，用笔触将他们的浩然正气，化作点燃未来的萤火之光，提醒着来人：一切的繁荣与安宁，皆来之不易，皆有源可溯。

我又随着他的笔锋，转入27个寻常又不平凡的镇街。在龙水镇，在一组组标志着五金产业腾飞的数据背后，我仿佛看见了一张张被火花映亮、被汗水浸润的脸庞，听见了“小五金”从作坊的叮当声中起步，一步步叩响世界大门时，那清脆又执着的回音。在拾万镇，连片的稻田翻涌着金色的希望，他让我们侧耳倾听——稻穗拔节的细微声响，如何与乡村振兴的嘹亮号角交织成这个时代最动人的田园交响曲……作者精心缀连的这一幅幅画面，构成了新时代山乡的“全景图”。

当我最终阖上这厚重的书卷时，一种澄明的了悟在心中升起。作者这50余万言，将大足的山川风物、古今人文编织进当今时代的经纬里，最终是要告诉我们：一切壮丽的图景与撼人的成就，其最深厚、最牢固的根基，都深埋在这片土地恒久的精神传承与自然的生命律动之中。“山乡巨变”，变的只是与时俱进的容颜与衣裳，而那使大足之所以为大足的文化精髓，一如宝顶山石壁般坚韧不朽，永远矗立在历史的苍穹下，照亮前行的每一步。

我心中的大足，从未如此丰盈、如此立体而温暖。感谢布谷夫先生，以笔为篙，以情为舟，渡我们抵达了一个如此立体、深邃而又温暖的故乡。

蕉/ 窗/ 漫/ 笔

## 心情并不以风景而定

彭晶

这渝西的小镇，似水做的骨肉。依水而起，畔水而居，那水不是江南那种被诗篇吟诵得过于纤柔的平静，许是带着几分波澜壮阔的豪气。白日，它映着灰瓦黛墙的倒影，悠悠地流，将数百年的光阴都淌得慢了。游人并不多，小镇得以保全它骨子里的那缕魂魄，更似有几许在昼与夜交替时分、悄然浮动的、说不清道不明的魅影。

这魅影，亦静，亦动。静是猫蜷在废弃石磨上，尾巴尖儿无意识地一勾。动是风突然穿过窄巷，惹得檐角生锈风铃一声响，亦是炊烟试探着升起，旋即又被暮色融解。它亦红，亦蓝。红是斜阳将尽时，天边那一片近乎惆怅的赭色，蓝则是夜色初合，那一抹清寂的蟹壳青，笼罩着蜿蜒的石板路。这光影与色彩之间，又总引着人亦思，亦感。思些遥远的、与自己无关的往事，感于此刻身在此地的缘由。

待得日头敛去光芒，清辉洒落。那不是城里的月光，似被薄云筛过的淡彩，均匀地敷在石板路上。仿佛有什么影子掠过，许是屋脊上的雕梁画笔，在月光下苏醒了魂魄，它轻轻唤着那天边悠然的月，一同漫步桥头的小楼，我便也信步随了这邀约而去。

信步而至的，是那片临河的小楼，被岁月浸得油亮又些许发白了，默默诉说着风雨的来去。巷子，窄而深，像时光不经意间留下的褶皱引人驻足，仿佛那幽暗的尽头，藏着被遗忘的叙事。在“明清街”的青石板上悠悠徘徊，脚步放得极轻，怕惊扰了墙根苔藓的梦；在“日月亭”里席地而坐，看亭檐切割出一方光影变幻的天空。来之前心头盘桓的、那些关于想象中的场景都束之高阁了，只有两旁店铺那褪了色的布旗，还在晚风里有一搭没一搭地招摇，连同檐下一长串红灯笼。静望中，或许，只有它们，在无言地讲述着沧桑，和那些关于生计与传承的火

光。

夜幕，真正地合拢了。古镇的夜色，是不华丽招展的。没有流光溢彩，没有喧嚣沸腾。它收束得干净利落，不为了取悦谁而百媚千娇，只是坦然地黑下来，让该亮的亮起，该隐的隐去了。然而，正是这份坦然的黑，却透着一丝隐隐的厚重之感，如同深吸了一口冬夜微凉的空气，满是存在的实感。它没有江南水乡碧玉小家般的婉约灵气，那儿的夜是带着小桥与吴语的温润；也没有边陲古城那种悠远缥缈的空灵，仿佛随时会随着薄雾化去。这里的夜，它让你觉得似曾相识，像是在某个旧梦里见过，却又分明是未曾相遇的陌生。道是一种沉稳，显着一份浓烈。这份浓烈，在夜色渐深时，纱笼成幕，霓虹恰好，顿然雾起，魅红愈浓。

起初，是零星的几点绯红，试探性地在暮色薄雾上戳出几个洞。很快，像是得到了号令，一盏、两盏、成排的，红的灯笼，次第亮了起来。它们静静地悬着，连成了一道温暖的线，勾勒出屋檐的走向，巷道的纵深。夜色被这红光一浸，便不再是纯粹的墨色，而成了质感厚重的深绛色，将万物温柔地包裹其中。

沉浸在这片红光里，不论你是站立在石拱桥上，看灯光在水面拉出长长的红影；还是独自漫步在弄巷，让红光将自己的影子拉长。都市里那些铁灰色的喧嚣，电子屏幕的冷光以及不久前还略有些紧绷的思绪，竟都奇迹般地褪去了。

于是，连走路都不自觉地慢了。目光流连在每一盏灯笼上。这红色的巷弄，似有着双重的性格，它既包容着游人的笑语、相机快门的轻微咔嚓，将这些现代的热闹喧嚣交融进去，同时，它又似乎能为你独辟一方静闲。那红光透过窗棂，滤掉了所有的令人烦忧的杂音，只留下一片温和的静谧。夜色还深，

但这红光的存在，让你觉得等待即将到来的黎明破晓，也成了一件充满笃定和期待的事。

穿行于这光影交织的迷宫，沉醉于这古今交融的静谧，或有所悟：其实风景的好坏，哪能真正决定人的心情呢？春风夏雨，秋月冬雪，四时之景不同，而乐亦无穷。若心是飘萍，再瑰丽的景致，也不过是掠过眼前的浮光；若心有所系，再寻常的巷陌，也能走出诗意的回响。今夜这古镇，这红灯笼，这月色，之所以显得如此深邃动人，或许并非全然因为它自身的魅力，最重要的是自始至终，牵着的手没有松开，心有所系而至。那是一份相似的凝视、是一份相通的静默，在体会同一种安宁。我们错过了许多，或许有喧闹的春风，有急骤的夏雨，有萧索的秋与肃杀的冬，但在时光无尽的流转里，能赶上此刻的相遇，能与这份静谧和美好同在，便足以抵御所有错过的怅惘。

或者，眼前这抹温暖了千年古镇夜色、柔和了时光棱角的红，不正是那一份相通的绝妙隐喻么？它不耀眼，却持久；不喧嚣，却坚定。它就在那里，亮着，暖着，照亮一方有限的空间，却予人无限的心安。

夜更深了。古镇在红笼的守护下悄然睡去。小楼里，一杯早已凉透的普洱，茶叶静静地沉在杯底。不妨，就让它在这浓得化不开的夜色里，继续缓缓地、缓缓地洇开吧，像一滴墨，落入时间的宣纸。

凭栏远眺，月华如水，灯笼的红光与月光的清辉，在远处交融成一片朦胧的、紫灰色的雾霭，温柔地笼罩万物。

夜色未央。但心已安宁。为时，未晚。

清辉洒落如淡彩，云眠天青似软绸。

凤影轻轻唤明月，随我一同上高楼。

（作者系重庆市荣昌区作家协会会员）